萬世玉衡錄

萬世玉衡錄卷三

臣蔣　伊編

警外戚

法

漢文帝即位立竇氏爲皇后后弟廣國與兄長君厚賜田宅家於長安周勃等曰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賓客於是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兩人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明帝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於南宮號

四姓小侯置五經師選賢能之士以授其業

明帝在位十八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

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十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

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章帝建初二年有司請封爵諸舅馬太后不許后兄馬

廖上疏勸成德政兩漢外戚如馬氏者可不謂賢哉

魏初立法凡后族之家不得輔政及橫受茅土鑒漢之

失也

宋元祐太皇太后高氏同聽政時太后從父高遵裕坐
西征失律抵罪蔡確思求媚於太后請復遵裕官太后
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行
徹旦不寐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吾何敢顧私恩以違公
議乎
明英宗天順二年封太后兄弟五人長孫繼宗爲會昌
侯次皆都督太后不樂曰有何功於國家濫受祿秩一
旦有干國憲吾豈能救之乎未幾繼宗弟顯宗家人私
起店房專利以病客商事聞上命毀之家人抵法顯宗

姑免其罪而戒之帝可謂不私其親矣

孝宗時外戚張氏有河間賜田數百頃欲併其傍近民田千餘頃得之且乞畝加稅二分戶部尚書周經劾奏之上抵之罪一時貴戚陳請皆裁以法不得恣肆焉明制禮遇戚氏雖極貴寵而不干預政事有踰節病民者則義抑之故凡姻連帝室皆得善保祿位不失令名可謂善制矣

神宗萬曆三年武清伯李偉請價造墳部議折銀二萬兩上嫌其薄閣臣張居正上疏曰皇上孝事聖母篤厚

外家但思孝在無違而必事之以禮恩雖無窮而必裁之以義貴戚之家不患不富患不知節踰分之恩非所以厚之也

戒

漢成帝建始元年封舅王崇爲安成侯河平二年封諸舅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爲列侯五人同日受封世謂之五侯時黃霧四塞諫大夫言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太后諸弟皆無功封侯外戚未嘗有也不聽時大將軍王鳳擅權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鄉詩書

古文乃因尚書洪範集古今符瑞災異作洪範五行傳論奏之上心知向忠而不能奪王氏權陽朔三年大將軍王鳳卒以王音爲大司馬王譚領城門兵王氏愈盛劉向上封事曰王氏有泰山之安劉氏有累卵之危陛下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柰宗廟何書奏上召見向歎息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鴻嘉二年王氏五侯有罪詣闕赦不誅大將軍薄昭文帝母后之弟也觀其有罪自殺則知文帝之所以興觀五侯有罪不誅則知成帝之所以衰然則漢之亡非王氏

能亡之而實成帝自亡之也歟

章帝后兄竇憲喜通賓客第五倫上疏曰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闥驕佚所從生願陛下防其未萌時憲以賤直奪沁水公主田園事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何異於趙高指鹿爲馬乎已而得解宋臣司馬光曰人主御臣下患乎不知其姦苟知之而不能討則盈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此人主之深戒也

明武宗正德二年賜皇親沈傳吳讓靜海縣莊田六千

五百餘頃縣之地土盡爲皇親勢家所奪無役餘地可以耕種戸口逃亡近畿之民蕭然苦生矣

御宦官

法

趙整秦宦官也毎好直諫慕容垂夫人得幸於秦王堅同輦遊後庭整作歌曰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輦堅毎宴羣臣以極醉爲限整作酒歌堅善之命書以爲酒戒

唐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黄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此誠御宦官之善法也蓋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及明皇輕

受祖制增多其員崇寵宦官浸干國政書曰鑒於先王
成憲其永無愆爲後嗣者可不念哉
宣宗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
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
後唐莊宗信用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蓄積財穀征租
行法不寬貴戚上嘗須錢給賜伶人承業不與曰此錢
所以養戰士也上怒承業挽上衣泣曰臣受先王顧託
若以惜庫物獲罪下見先王無愧矣按承業之志行可
爲內侍之師法使中常侍皆師此道安有趙高張讓之

禍哉

宋太宗淳化五年李順陷成都宦者王繼恩帥師討平之中書欲除繼恩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

眞宗禁內臣出使毋干預公事內侍江守恩擅取民田麥穗杖殺軍士帝命誅之謂輔臣曰前代內臣恃恩恣橫朕深以爲戒故於班秩賜予不使過分有罪未嘗矜貸王旦等曰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仁宗東儲位未定帝屬意於英宗內侍任守忠欲援立

骨弱以邀大利及英宗卽位又乘帝疾交搆兩宮[illegible]日
韓琦出空頭敕一通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
當死遂謫蘄州取空頭敕塡與之卽日押行琦意以爲
少緩卽中變也其黨與悉竄南方中外快之按宋時相
臣之威行於宦官者如此故呂端防王繼恩之變而眞
宗立韓琦去任守忠之奸而英宗安卒能奠天下於苞
桑者皆由宋初御宦官之法善也

孝宗淳熙八年詔罷內侍兼兵職永爲定制

元武宗欲用宋宦者李邦寧爲江浙平章辭曰臣以閹

腐餘命前朝赦而用之今陛下復欲置臣宰輔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柰何用寺人臣不敢奉詔帝大悅仁宗延祐元年勅自今宦者勿得授文階宦者之職不過供灑掃掌門禁傳命令服趨走而已文武之階豈所宜任乎仁宗痛懲此獘不特爲有元盛德之主已也

明太祖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上曰朕觀周禮所記未及百人此等所治止於酒漿醯醢司服守祧數事後世至踰數千卒爲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爲防微之計朕不過以備使令非別有委任勿令過多洪武五年

定宦官禁令不得干預政事誠良法也
孝宗爲東宮時內官覃吉輔導之功爲多動作舉止悉
道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
至宦者專權蠹國情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
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憲宗嘗賜東宮王莊吉曰天下
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爲徒勞民傷財爲左右之利而
已竟辭之按有明宦寺如吉與金英懷安皆賢臣也
孝宗每召劉大夏入內廷奏事大夏至上轉首左右顧
近內侍臣郎退避數丈地俟奏事畢復來侍篤上之待

大臣愛而有禮待宦官嚴而有法若此

穆宗隆慶元年罷提督團營內使時大學士徐階等疏團營起於景泰至嘉靖中戎務大壞乃革營法撤內臣事權歸一請勿遣內臣上從之

戒

秦趙高欲專權阿二世意曰陛下嚴法酷刑盡除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所親信則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然之高於是恃恩專恣多以私怨殺人恐大臣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以羣臣莫得見其面也陛下不

如深拱禁中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乃不坐朝事皆決於高高恐羣臣不聽先設驗持鹿獻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馬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莫敢言其過章邯軍棘原邯使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欣還報曰高用事於中勝敗皆不免於死邯降楚秦遂以亡

漢宣帝始任用中書宦官蓋寬饒奏封事曰陛下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上以其怨謗下之吏寬饒遂

自到漢室宦官之禍基於此矣

元帝即位蕭望之周堪劉更生等輔之時外戚史高領尚書事弘恭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以中人擅權望之等患之建白以爲中書政本國家樞機不宜以宦官處之上議久不定恭顯因奏望之周堪劉更生等朋黨擅權不忠請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爲下獄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令出視事望之子伋上書訟前事顯等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請逮捕望之自殺上大驚涕泣顯等免冠謝是歲竟以顯爲

中書令夫元帝器重望之欲用以爲相及其死也爲之
哀動左右然不能正宦官欺罔之罪僅免冠謝而已如
是則姦臣何所懲乎此漢業所以衰也
和帝與中常侍鄭衆定計誅竇憲封爲大長秋帝策勳
班賞鄭衆每辭多就少帝由是賢之與之議論政事宦
官用權實自此始後九年封衆爲鄛鄉侯
安帝末中常侍孫程等十九人聚謀於德陽殿迎濟陰
王即位程等皆封列侯是爲十九侯而漢之天下屬於
宦官矣

桓帝與中常侍單超等五人定議誅梁冀俱封爲侯世號五侯桉鄭衆除竇憲孫程誅閻顯單超去梁冀此三大事皆出自中官三公雖尊無所預謀尚書雖要莫得措手天子既倚之以去其害而又有援立之恩雖欲不舉國以聽其可得乎東漢之禍在於任用黃門若略法三代委任宰相使政出朝廷豈至是哉

靈帝末黃巾賊張角起約中常侍封諝等爲內應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嘗言黨人欲爲不軌而汝曹反與賊通可斬未皆叩頭求退而終不能去其禍階惜哉

唐明皇在籓邸高力士傾心奉之及卽位以爲右監門將軍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衣緋紫者千餘人宦官之盛始此實唐室之禍源也開元十年安南亂遣內侍楊思勗討平之十二年以爲輔國大將軍夫春秋諸侯伐齊齊有寺人夙沙衛連大車塞隧而殿齊臣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而明皇乃寵任宦者使與軍政則是國爲無人矣

肅宗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使卒兆相州之敗代宗廣德元年命朝恩總禁

兵分爲左右廂居北軍之右舉四海九州之衆皆制於一閹宦以及後嗣脇制朝野門生天子其所由來者漸矣

文宗與李訓鄭注謀誅宦官已而甘露之變仇士良等殺訓注滅其家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後上有疾少間坐思政殿問學士周墀曰朕何如周赧漢獻墀驚曰陛下聖德何乃自比亡國之主上曰赧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此不復視朝

武宗時內侍監仇士良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閒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無暇慮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愼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宦官楊復恭等援立昭宗上惡其專橫罷之復恭遂與楊守亮謀反書曰吾於荆棘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後上與崔胤謀盡誅宦官中尉劉季述等遂引兵突入扶上適少陽院以銀檛

畫地數上罪數十鎖其門鎔鐵錮之穴牆以通飲食崔胤爲書招朱全忠以兵入都盡誅宦官數百人於內侍省詔所在收捕誅之遂移唐祚宋臣司馬光曰唐世宦官之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極於昭宗而唐因以亡夫寺人之官所以謹閨闥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疾惡寺人披之事君鄭衆之辭賞呂彊之直諫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中豈無賢者乎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

宋神宗詔宦者李憲措置秦鳳熙河邊事諸將皆受節制夫以兵事之大而皆制於一閹宦之手他日徽宗用童貫卒覆天下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徽宗宣和七年封宦者童貫爲廣陽郡王上用貫言約金滅遼而宋室之禍不可解矣

明英宗初即位命司禮監太監王振偕文武大臣閱武於將臺集京營及諸衛武職試騎射而殿最之天順八年命太監周中等分坐十二營仍聽太監劉永誠節制爲內臣典兵之始自是以後世爲亂階矣

憲宗成化十三年置西廠命太監汪直提督官校廣刺大小政事方言俚諺悉采以聞商輅劉珝等上言立廠之後事情紛擾於國家安危關係非小上命罷之既而復命汪直坐西廠仍舊刺事十六年復命直監督十二團營權震天下

武宗厭苦言者希親政事用劉瑾為司禮監瑾迎合上意變置大僚刻削軍民使人皆自救不給上悉以機務委之後瑾激變寧夏陰圖不軌上乃誅之籍其家得金銀數千萬兩珍寶不可勝數

熹宗朝東廠太監魏忠賢專權亂政都御史楊漣列其
二十四大罪上疏劾之嚴旨切責漣一時忠諫之臣先
後申疏無不危悚激切工部郎中范燝劾忠賢益利權
誤陵工上杖之燝遂斃杖下後諸臣皆獲罪黃門北寺
大獄繁興羅善類以空人國忠賢之罪不足贖矣

嚴吏治

法

虞帝舜立考績法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漢景帝詔二千石修職事曰農事傷則饑之本女紅害則寒之原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宣帝重吏治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

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
金或爵至關內侯漢世良吏於斯爲盛
潁川太守黃霸外寬內明得吏民心長吏許丞老病聾
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重聽何傷或問其故霸
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則姦吏因緣爲奸公私費耗大
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在郡前後八年治爲天下第一
宣帝詔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悌弟
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獄至八年無重罪囚可謂賢人君
子矣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後爲太子太傅

哀帝時王嘉以爲政苛急郡國守相數有變易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上下莫有苟且之意惟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此方今急務也

卓茂爲密令視民如子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光武即位首訪求茂詔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宋臣司馬光曰光武當四海未定之時而能首旌循良之吏宜其享國長久也

明帝以荊州刺史郭賀官有殊政賜以三公之服黼黻

晃旒勑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彰有德

朱暉爲臨淮太守有善政民歌之曰彊直自遂南陽朱

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章帝擢拜尚書僕射

章帝元和二年下詔曰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

月計有餘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

四者或興下有怨心其各勉思舊令稱朕意焉夫寬洪

賾大所以感動民心扶植教化也帝以之明示百官雖

三代之詔何以加哉

順帝漢安元年遣杜喬等八使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

勤其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
南宋文帝勤於爲政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朞爲斷四境之内戶口蕃息出租供徭止於歲賦閭閻之内講誦相聞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
北魏以僕射源懷爲行臺持節廵北邊賑貧乏考殿最時鎮將于祚以外戚專權頗有受納元尼與懷舊交貪穢狼藉懷皆劾奏之邊民大安
隋岐州刺史梁彥光奏課爲天下最文帝下詔褒美賜粟帛新豐令房恭懿政爲三輔最每朝謁文帝呼至榻

前訪以治民之術擢爲海州刺史由是吏多稱職百姓富庶

唐太宗疏刺史名於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又以縣令爲親民之職命內外大臣各舉堪任者以聞馬周上言百姓所以治安惟在選用得人今朝廷惟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百姓未安殆由於此上善之

明皇開元二年以按察使徒煩擾公私欲停之姚崇以爲天下之大州縣豈能盡稱其職乃復置十道按察使

巡行天下二十一年分天下爲十五道置采訪使以六
條檢察非法之吏
宣宗留心吏治密令韋澳纂次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
害爲一書號曰處分語嘗獵於苑北遇涇陽樵夫詢其
令李行言有異政歸帖其名於寢殿之柱除爲海州刺
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命取殿柱帖示之又嘗校獵渭上
見醴泉父老十數聚於佛祠上詢之曰縣令李君奭有
善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諸所願耳及懷
州刺史闕上手筆除君奭以此奬勵天下

宋高宗頒黃庭堅所書戒石銘於州縣令刻石文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此誠良法美意也紹興三十二年朱熹上封事曰四海利病繫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繫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

理宗淳祐四年帝制訓廉謹刑二銘戒飭中外訓廉銘曰吏肆貪虐與豺虎均肥於其家多瘠我民我朝忠厚黜貪為仁咨爾羣辟是訓是遵謹刑銘曰吾民同胞疾痛猶己仰惟祖宗若保赤子明謹庶獄惻怛溫言天何

大吏蔑棄法理典聽朕言式克欽止

明太祖洪武四年命自今官吏犯贓罪者無貸元末仕進俱賂遺權要上深知其弊曰此弊不除欲成善治終不可得故有是命洪武五年令有司考課必書農桑學校之績洪武六年守令來朝上賜宴諭以勉修厥德廣施惠政洪武十年上以官員聽選者久駐京邸多假貸於人使貧者易喪其所守自今銓選赴任皆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車送之時太祖特嚴贓吏之誅深得體臣之道蓋並行而不悖者也

洪武二十二年浙江金鄉衛因造軍器意在擾民平陽知縣張礎執法不從太祖聞之降敕褒美賜鈔三千錠內酒一封以旌其能

洪武二十五年頒醒貪簡要錄諭廷臣曰四民之中士最爲貴農最爲勞令居官者多不知吾民之艱至刻剝而虐害之無仁心甚矣於是命戶部備錄文武大小官品歲給俸米之數以米計其用穀之數又計田畝出穀之數與其用力多寡而爲之書名醒貪簡要錄頒布中外俾食祿者知所以卹民

成祖欲周知民隱命吏部尚書蹇義等凡郡縣考滿至
京選其識達治體知恤民隱者於六科辦事令各言所
治郡縣事庶使民間利病悉得上達又諭蹇義等曰爲
國牧民莫切於守令守令賢則一郡一邑之民安矣如
其不賢當速去之蓋吏部選授出一時倉卒未能悉其
才行必考滿乃見賢否其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凡府
州縣官到任半歲之上者察其能否貪廉之實上奏
仁宗政崇寬厚而深惡贓吏每戒法司曰贓吏務厲民
豁思國家恤民必自去贓吏始

宣宗宣德四年諭府縣官考滿以農田水利爲殿最風
憲官巡視怠廢者糾劾之

宣德五年大臣奏蘇州等九州大郡繁劇難治於是推
况鍾等九人爲知府授以璽書假便宜從事馳驛之任
鍾等吏職克稱皆爲名臣按用人之道不超遷則不能
鼓舞豪傑不久任則雖才無以成功拘流品則使人自
畫而絕其向上之心息其有爲之志三弊之積廝流之
幸才俊之所甚不便而亦非國家生民之福也明初二
書咸備故當時吏治號稱得人

英宗正統四年陞蘓州知府況鍾吉安知府陳本深俱祿正三品仍知府事明初三載考績而中有善政者聞者增秩加官仍其舊任是以官安其職民安其生百年之中有循良之效焉

戒

漢順帝時左雄上疏曰寧民之道必在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課夫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今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帝感其言申無故去官之令而宦官格之不行

宋孝宗隆興七年劉珙上劄子曰陛下有惻怛之心下寬大之詔未嘗不䘏民也然今日雖有字民之官而不得舉字民之職版曹之所驅催惟財賦是求上司之所督迫惟歲計是急至於獄訟罕肯留心加之以水旱重之以盜賊使閭閻窮瘁生理蕭條臣恐䘏民之實未盡也

元文宗至順二年御史陳思謙言銓衡之弊曰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外職識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間利病故縣尹有能聲善政者受郎官御史郡

守有奇才異績者任憲使尚書今則入仕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簡州郡之守太淹朝省之除太速此吏治之弊也

明神宗萬曆初海瑞陳治安要機謂近日貪墨爲姦欲使百姓安樂在擬守令督守令先司道督司道先撫按而尤致謹於閣部大臣歸本於君身至萬曆末年玩愒成風吏多曠官撫按之疏留中沉閣有司所在爲貪冒而吏治益壞矣

重選舉

法

漢文帝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召爲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帝詔以爲博士時賈生年二十餘帝愛其辭博一歲超遷至大中大夫

武帝元光元年從董仲舒言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五年徵天下吏民有明當時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計偕擢菑川人公孫弘對爲第一待詔金馬門元朔元年定二千石不舉孝廉罪詔曰朕深詔執事興

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
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
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
二千石不舉者罪自是有賢良孝廉茂才明經四科漢
之人材多出於此矣
臨菑人主父偃嚴安無終人徐樂上書闕下朝奏暮召
入武帝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郎中
元封五年詔曰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
踶而致千里士或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

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者

章帝元和元年韋彪上議曰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嘉納之

順帝時虞詡上言左雄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遂拜雄尚書卒為名臣

秦主苻堅命牧伯守宰各舉孝悌廉直文學政事四科察所舉得人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妄舉

請託不行內外之官率皆稱職田疇修闢倉庫充實盜賊屏息

唐代宗廣德元年楊綰上疏曰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近世進士試雜文明經試帖括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訓子欲其返淳樸崇廉讓何可得也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府朝廷問以經義對策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時議者皆是之

德宗時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名於詔書與

日考殿最併臚舉者或言於上諸司所舉皆有情奨

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疏曰人

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得人之方無易於

此夫求材貴廣考課貴精課責旣嚴則進退自當矣

宋太祖開寶七年詔察民孝弟力田奇材異行文武可

用者以聞太宗興國八年親試禮部進士於講武殿始

分三甲賜宴於瓊林苑寵之以詩遂爲定制

眞宗景德二年以賢良方正等三科久不行至是增置

爲六科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識洞韜畧運籌決勝軍謀弘遠材任邊寄凡六科詔中書門下試察其才具名聞奏臨軒親策之仁宗天聖七年復置茂才異等高蹈丘園等三科以待布衣之待舉者又置武舉以待方畧智勇之士慶曆四年帝用范仲淹議行科舉新法宋祁等言先策論則文辭者留心於治亂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帝從之

仁宗嘉祐二年王洙侍邇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帝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

得進者乃詔間歲一舉士置明經科仁宗求賢之心可
謂切矣
哲宗元祐元年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在朝大
臣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
之意復立十科舉士法司馬光言爲政得人則治然人
之材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皐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
安可求備乞設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節操方正可備獻
納智勇過人可備將帥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經術精通
可備講讀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文章典麗可備著述善

聽訟獄盡公得實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練習法令能斷
請讞凡十科待從以上每歲於十科舉三人中書置籍
記之執政按籍隨所舉科試之功勞著者隨科授職所
賜告命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并坐衆者詔
從之四年罷明法科司馬光言士知道義自明法律何
必置明法一科習爲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
也遂罷之
元仁宗謂近臣曰朕欲安百姓以圖至治非得真儒何
以至此遂詔行科舉其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

日中選者加一等注授

明太祖定文武科取士之法下令曰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化所由隆也茲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策之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

成祖永樂元年敕吏部曰朕圖維求賢以資治理宵旰皇皇急於饑渴其令內外諸司於羣臣百姓之中各舉所知或堪重任而沉滯下僚或可理繁而優游散地或抱道懷才隱居田里無問遠近竝以名聞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非其人惟爾不任欽哉

明初用人不拘一途惟其賢惟其能而已故黃福以歲貢用楊士奇以儒士用胡儼以舉人用況鍾以吏胥用後皆爲名臣

宣宗時凡方面郡守有缺必令在京三品以上官保舉

陽士奇等言所舉之人後有犯贓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不敢濫舉官必得人矣詔從之

憲宗成化四年定簡除保舉官員例簡除出自上裁保舉歸之閣部數月之中薦擢者皆愜輿論

世宗嘉靖四十四年嚴訥言國初馮堅以典史而推都御史王興宗以直廳而歷布政使請略彷此意於雜流冗職中超擢一二以裨盛治從之

戒

漢靈帝開西邸賣官崔烈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及拜

日帝顧親幸者曰悔不小斬可至千萬今不再傳而漢
室遂亡矣
晉惠帝時勢位之家更相薦託有如互市貨賂公行魯
褒作錢神論以譏之夫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
寵賂章也惟賄是崇晉欲不亡得乎
唐魏圓同上疏曰漢代得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召
然後升於天朝魏晉以來始專委選部用刀筆以量材
案簿書而察行借使平若權衡明如水鏡猶力有所限
照有所窮而况於委任非人哉疏上高宗不納

武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時有補
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之謡

中宗時公主戚畹皆倚勢用事請謁受賕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則别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謂之斜封官左拾遺辛替否上疏曰古之建官員不必備故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今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使府庫空竭流品混淆將何以爲國哉不聽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爲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也

明皇開元十七年限明經進士及第每歲毋過百人楊瑒奏曰陛下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裁損諸色日今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十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臣恐儒風浸墜廉恥日衰矣

唐初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明皇開元十八年裴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官無問能否選滿則注惟文移爲稽延積歲月先後是據其庸愚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歎明臣丘濬

曰民之困於虐政者資格之人衆也賢才伏於下職業廢於上皆資格之失也

德宗至梁州在道民有獻瓜果者欲授以散官陸贄諫曰當今之病方在爵輕若假之以名器則人必相謂我以忘軀命而獲官彼以進瓜果而獲官是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

宣宗時蔣伸從容言於上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徼倖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徼倖者多亂亦非難上稱歎再三

明初最重太學愼選貢途文行兼備者積分自廣業堂升至率性堂即得銓選京職方面與進士等自景泰以後納粟上馬之例行撥歷聽選無復有敎養之實矣弘治十四年謝鐸上疏曰如近日上馬納粟之例即他日貪利害民之媒此豈盛世所宜有哉

辨邪正

法

周公作立政篇以戒成王曰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人克用常人

漢文帝過虎圈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代尉對甚悉帝欲拜嗇夫爲上林尉張釋之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何人也上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以口辨而超遷之恐天下爭爲口辨而無其實舉措不可不審也帝

日善乃不拜嗇夫

周舉上言愼官人去貪佞順帝曰貪佞者爲誰對曰公

卿大夫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邪佞也

諸葛亮出師表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

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

唐太宗謂魏徵曰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

小人競進爲官擇人不可不愼後徵因水災上言曰今

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

子也敬而疎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疎則情

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君子不能無小過然無害於正道旣謂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

明皇開元元年晉陵尉楊相如上疏曰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邪佞然忠正者常疏邪佞者常親以至於覆國危身而不悟何哉忠正者多忤意邪佞者多順旨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疏之所以分也誠能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邪佞則太宗之業將何遠哉

憲宗與李絳言貞觀開元之盛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己尊道貴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如是則可與祖宗合德矣上曰美哉斯言朕將書紳

武宗以李德裕為相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為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

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

宋仁宗慶曆三年以蔡襄歐陽修王素知諫院余靖爲右正言襄喜言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也乃上疏曰任諫非難聽諫爲難聽諫非難用諫爲難邪人間忠正之說不過有三曰好名曰好進彰君過耳願陛下察之初范仲淹之貶羣賢亦見逐邪人俱目之爲黨人於是朋黨之論始起及仲淹日受眷注歐陽修乃進朋黨論以爲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爲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帝奬其敢言

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英宗以吳奎爲相奎入對曰帝王所職惟在判邪正使

君子常居要地小人不得害之則自治矣帝深然之

孝宗宴輔臣於玉津園謂葉衡等曰朝廷用人止論其

賢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四十年不

解皆緣主德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

朝中朋黨難朕常笑之爲人主者但公是公非何緣有

黨

成

齊大夫管仲病桓公問羣臣誰可相者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不可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不可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不可桓公不用其言三子專權齊國大亂

漢元帝時石顯威權日盛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耶石耶印何纍纍綬若若耶顯聞衆人言已殺蕭望之恐天下訕已以貢禹明經著節乃薦禹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咸以顯爲不妬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

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可不辨哉

南燕王超引所親公孫五樓爲腹心大臣皆不自安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終補狐裘也後爲劉裕所滅

唐憲宗問宰相曰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李絳對曰小人譖君子者必曰朋黨夫君子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耶裴度言君子爲徒謂之同德小人爲徒謂之朋黨惟在聖主辨其邪正耳按前漢之黨指蕭望之劉向張猛周堪而治之者元帝與弘恭石顯也後漢之黨指李膺范滂二百餘人而治之者

桓豐與中常侍也唐之黨指獨孤損崔遠等三十餘人而治之者朱全忠與柳燦李振也此三黨者係宗社存亡後之人主所宜深鑒哉

宋神宗時鄭俠上疏論呂惠卿朋姦壅蔽乃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爲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爲書獻之惠卿奏爲謗訕編管俠於英州

寧宗信用韓侂胄而罷趙汝愚及朱熹彭龜年呂祖儉等宿學名臣一切罷斥於是始有僞學之禁善類皆不自安矣

明世宗時編修楊名上疏言郭勛姦回之狀而陛下用
之是偏於喜也言官終於廢棄是偏於怒也上怒詰之

戒近習

法

漢文帝時賈山上書曰陛下求賢良方正之士乃選其賢者日與之馳騁射獵擊兔伐狐以傷大業臣切悼之

帝嘉納其言

宣帝頗修宮室車服外戚許史王氏貴寵王吉上疏曰臣聞宣德流化必自近始宜謹選左右以正身審擇所使以布德此太平之基也

元武宗有所愛近臣命賜鈔廿五萬貫阿沙不花曰以

蹴踘而受上賞則奇技淫巧日進而賢者日退矣將如

國家何臣死不敢奉詔乃止

仁宗時有近侍言賈人售美珠者帝曰吾服御不喜飾珠璣生民膏血不可輕耗汝等當廣進賢才以恭儉受人相親不可以奢靡蠹財相導言者慚而退

英宗初立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進帝曰朕登大寶不聞卿薦賢才而爲人進帶是以利誘朕也却之

明神宗萬曆九年張居正請令翰林官分番入直言唐宋好文之主皆有文學之臣朝夕侍清燕如唐有天策瀛

洲之選供奉待詔之員宋有秘閣待制二館制作皆於語言文字之中微寓諷勸箴規之益請自今令翰林官侍上清讌質問經義陳說治理弗納於邪如是則縱欲之念不萌引誘之姦不入亦進德養心之一助也

戒

漢哀帝寵侍中董賢賢最美麗入御左右貴震朝廷帝之殺僕射鄭崇以諫寵董賢也左遷毋將隆以不予董賢兵仗也殺丞相王嘉以還封賢詔書也綱目書賜爵關內侯書封高安侯書以爲大司馬皆爲董賢也觀宣

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相驚誠可畏懼董賢以令色諛言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藏豈天意與民意耶不聽帝欲尊寵之令賢私過丞相孔光光下車拜謁甚謹上喜立拜光兩兄子為諫大夫常侍上嘗置酒麒麟殿與賢父子親屬宴飲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觀於此而知王莽篡弒之謀實基於此矣上既失德而欲强主威振國祚豈可得乎元壽二年帝崩賢以罪自殺

安帝寵乳母王聖封為野王君及聖女伯榮與從者江

京李閏樊豐等扇動內外出入宮掖競爲侈虐至順帝時封乳母宋娥爲山陽君漢之衰也政同一轍矣

漢後帝信用黃皓姜維斥其姦帝曰奔走小臣何足介意吳薛珝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燕雀處堂其是之謂乎後遂爲魏所滅

齊東昏侯淫昏無節嬖倖之徒皆號爲鬼時齊後宮災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曰柏梁既災建章是營齊主乃大起芳樂玉壽等諸殿窮極綺麗嬖倖因緣爲姦利課

一輸十百姓困竆國隨以亡

唐穆宗初即位幸中和殿擊毬自是數遊宴奏樂賞賜宦官樂人不可勝紀劉栖楚進言曰陛下當宵衣求理而鼓吹日喧惡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上謝之

僖宗好蹴踘鬬雞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爲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已時上專事遊戲政事一委宦官田令孜呼爲阿父除官不復關白蓋自是禍亂相

仍矣

後唐莊宗嘗與李存賢手搏曰汝能勝我當授藩鎮存賢乃仆唐主後遂以存賢鎮幽州曰手搏之約吾不食言上素善音律或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優呼之爲李天下優人敬新磨嘗前批其頰上反厚賜之諸伶出入宮掖羣臣側目後上受困伶人身弑國亡

宋哲宗親政召內侍劉瑗等十人復職范祖禹諫曰陛下親政未聞訪一賢臣而先召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聽

徽宗初命童貫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月餘蔡京與之遊不舍晝夜貫薦之帝遂用爲相卒以覆國

理宗朝宮中飲宴名曰排當內侍有排當則必有私事密啓王淪嘗入言於帝曰陛下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閉而食者外戚近習耳至度宗時排當之禮益盛陳宗禮上疏曰不知費幾州汗血之勞供一夕笙歌之樂請禁絕之不報

明武宗正德中諸邊將皆有寵於上江彬尤近狎用事上多留宿豹房與彬等同臥起彬與許泰劉暉錢寧供

賜姓朱氏優人臧賢表裏弄權爲姦利諸司章奏多沮
格不行
熹宗卽位科臣疏言輔養君德宜愼選左右蓋左右地
近而情昵易開以可乘之隙始而蠱惑君心繼而盜竊
國柄覆轍相尋可不警哉時奉聖夫人客氏出入宮禁
科臣侯震暘言中涓羣小內外鉤連借叢煬竈厲肸宗
社艮可寒心疏入不報

厚臣下

法

漢宣帝神爵三年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宣帝是詔蓋所以勸廉也可謂知本矣

北魏主嗣與崔浩語至夜半賜御縹醪十觚水精鹽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故欲共饗其美

文成帝以源賀爲冀州刺史會人告賀謀反魏主曰賀竭誠事國朕爲卿等保之訊驗果誣乃誅告者因謂左

右曰以賀忠誠猶不免誣謗不及賀者可無慎哉

唐太宗優禮臣下魏徵宅無堂上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賜素屏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李世勣嘗得暴疾方云鬚灰可療上自剪鬚爲之和藥曰朕爲社稷非爲卿也勣又嘗侍宴飲醉上解御服以覆之

明皇開元十一年郴督裴伷先有罪上與宰相議其罰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且所以養廉恥也奈何以皂隸待之上從說言既退說謂嘉貞曰若大臣皆可笞辱行及吾輩矣此言非爲伷先乃爲

天下士君子也

德宗時陸贄上疏曰立國之要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在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為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為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善其言

文宗以魏徵五世孫謩為補闕曰謩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不忝厥祖嘗命謩獻其祖文貞公笏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亦甘棠之比也

宣宗以令狐綯爲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上以乘輿

蓮炬送還院後輔政十年

宋太祖省州縣官增其俸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

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

於是舊俸月增給五千

太宗謂呂蒙正曰古所謂君臣道合者在情無間耳雍

熙二年宴輔臣於後苑賞花釣魚命羣臣賦詩曰朕以

天下之樂爲樂李沆嘗侍曲江宴上目送之曰風度端

凝眞貴人也後以爲相學士蘇易簡續翰林志以獻上

嘉之賜詩二章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令榜於廳額用
永爲翰林美事
眞宗重呂端體度每入對肅然拱揖不以名呼上以端
姿儀瓌大宮庭陛峻特令梓人爲納陛諸帝嘗冒雨臨
楊礪之喪礪居委巷車駕不能入帝爲步進眞宗之厚
臣下蓋不啻如家人父子矣時忠藎盈庭天下乂安良
有以哉
仁宗相呂夷簡夷簡感風眩帝手詔曰古謂鬚可療疾
今特翦以賜卿

元祐元年以蘇軾爲翰林學士常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曰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軾爲感泣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孝宗宴講臣於秘書省以進讀陸贄奏議終篇賜侍讀蕭燧等御筵及金器鞍馬帝召宰執賜酒從容語曰唐德宗豈不知書然與陸贄論事皆使中人傳旨若此誤事多矣故朕每事以德宗爲戒

明太祖擢解縉爲庶吉士縉年少英敏讀中秘書日侍左右特被寵眷嘗草封事凡萬言直陳極論無所諱忌

上嘉其議時兵部侍郎沈溍忌縉才誣奏之上不聽擢
爲監察御史適都御史怙勢恣横諸道御史欲糾之無
敢執筆爲草者縉押筆立就歴詆其姦狀上慮縉少涵
養將爲衆所傾召其父至諭之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
者晩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朕與爾義則
君臣情猶父子其歸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朝大用爾
未晩也

建文帝即位眷念舊臣召董倫至京師擢爲禮部侍郎
書頤老堂三字及緑几玉鳩各一賜之

成祖永樂十七年學士楊榮疏言十事皆指斥府部法司積獘上覽而嘉之密諭榮曰汝言實切時獘但卿爲腹心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亦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人主待臣下愛護至此是何異父子骨肉哉

仁宗時楊士奇與呂震議廢不協洪熙元年兵部尚書李慶請朝覲官每員給馬一匹令牧之其孳生准民間例楊士奇力言不可曰朝廷以禮徵賢而役之畜馬以蕪民是貴民而賤臣也陝西按察使陳智亦言之上御思善門召士奇曰爾言良是朕觀李慶呂震輩文口怨

爾朕念爾孤立慮爲衆所傷故不欲用汝言而罷此令今有名矣因出陳智疏曰可據此草救罷散馬之令士奇叩頭曰古人有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嘗召蹇義楊士奇出二敕二印賜之義得蹇忠貞印士奇得楊貞一印諭之曰卿等贊襄治理用濟斯民喻朕於道二十餘年險夷一節朕篤不忘茲以印賜卿俾後世知吾三人同心一誠義等皆拜受而退

景泰帝任用少保于謙謙居止朝房自奉簡樸上爲計所資用一切上方製之至微尚膳醯醬蔬菜之屬爲賜

謙嘗以病在告上親幸蔣嵗山伐竹爲瀝以和藥丸蓋異數也

孝宗弘治元年御文華後殿講官程敏政等進講尚書孟子及大學衍義講畢賜茶上皆呼先生而不名自是上益厚禮臣下而聖治益光矣

戒

南宋孝武帝好狎侮羣臣常呼王玄謨爲老傖劉秀之爲老慳其餘短長肥瘦皆有稱目又寵一崑崙奴令以杖擊羣臣惟蔡興宗方嚴不敢侵媟宋主可謂失君

道矣

宋哲宗紹聖四年章惇蔡卞同肆羅織貶竄元祐諸臣勸帝躬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許將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乃止元符元年下文彥博子及甫於同文館獄錮元祐宰執劉摯梁燾子孫於嶺南

徽宗初用蔡京之言列元祐諸臣司馬光等罪狀謂之姦黨帝自書之刻石於端禮門禁其子弟無得官京師

明世宗嘉靖三年吏部侍郎胡世寧疏言羣臣有罪宜

下司寇問理輕重誅黜皆依律斷今鞭朴行於殿廷刑辱上於大夫非所以昭聖德也刑部尚書林俊言廷杖之法成化初皆厚綿重氊止以示辱逆瑾亂政始解衣箠楚非仁厚之道也

世宗初用夏言爲相繼相嚴嵩嵩柔佞而心險上信任焉嘉靖二十七年嵩論侍銑開邊啓釁夏言和同附會致誤國是上逮言至京嵩陰構蜚語流入禁中密疏災異引漢誅翟方進故事激成大獄尚書喻茂堅以議貴議能請上怒竟坐與銑交通斬於西市按大臣無驕戮

之理夏言亦無可誅之道是雖出於嵩之傾陷而其上累主德亦非小矣海瑞疏曰陛下以猜疑戮辱臣子人以爲薄於君臣斯言誠當哉

神宗萬曆十二年籍故輔張居正家按居正當萬曆初有正君心定社稷功而籍沒繫累上曾不少貸至使八旬老母舉目無親衣食之供給不周子孫之死亡相繼上眞少恩矣哉

熹宗天啓四年工部郎中萬燝以劾魏忠賢死杖下御史李應昇疏曰燝未報國恩先塡溝壑六尺之孤遠滕

八旬之母倚閭旅櫬無歸遊魂戀闕臣僚欷泣道路咨嗟夫君元首也臣子腹心手足也人非奴隸決非訊凶罪非死刑命非草芥直俟聖心悔悟平且興憐死者不可復生傷者不可復續而後問罪左右郵死錄孤嗟何及矣天啓五年勘汪文言獄詞連諸臣下周朝瑞楊漣等於鎭撫司獄深文密織非刑酷訊於是天下之賢人君子盡塗炭於黃門北寺之間矣明運之亡不於此而決哉

旌直臣

法

漢光武帝時董宣爲雒陽令胡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主出行以奴驂乘宣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還宮訴帝帝怒召宣宣叩頭曰陛下聖德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帝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小黃門强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布衣時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布衣同因敕强項令出賜

錢三十萬

唐于志寧孔穎達為太子庶子數危言極諫太宗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魏徵以水變陳言上手詔褒美曰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弦韋

明皇自祿山叛後思張九齡先見為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卹其家昔太宗思魏徵於伐遼之後明皇思九齡於奔蜀之餘忠臣碩士為國遠慮人主常忽其言而不用及禍敗已形然後知忠臣碩士之言如蓍龜明鑑也後之人主可不鑒哉

後唐明宗時康澄上疏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陰陽失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水涸不足懼蟊賊傷稼不足懼賢人匿藏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眞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唐主優詔獎之

宋田錫爲左拾遺前後五十三奏言甚切直太宗優詔褒荅賜錢五十萬及事眞宗帝聚其章疏自收置一篋匣以遺仁宗田錫固能不負所學而有宋列宗聖德益

光矣

宋太宗修正殿頗施綵繪右正言謝泌切諫上卽日命代以赭堊賜泌金紫拜左司諫泌入謝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竭誠如唐末孟昭圖者朝上諫疏暮不知所在如此安得不亂帝動容久之

孝宗嘗蹴戲又將遊獵白石陳俊卿上疏力諫至引漢桓靈唐敬穆以爲戒後數日入對帝迎謂曰前日之奏備見忠讜朕決意拜卿矣遂用爲相

元英宗欲以元夕張燈結綵樓叠山於宮中設宴張耆

浩上言所玩小所繫大所樂淺所患深帝曰非張孟
不敢言即命罷之賜金織幣帛以旌其直
明孝宗弘治十八年戶部主事李夢陽上疏言天下之
爲病者二爲害者三又爲漸者六指切貴戚皇后母金
夫人及壽寧侯張鶴齡皆切齒之泣訴上前求加重刑
上不聽謂劉大夏曰李夢陽本內事關戚畹言語狂妄
朕試問左右曰此人作何批行一人曰宜付錦衣衛撻
以釋之朕揣知此輩意欲得旨下便令重責致其死以
快宮中之忿使朕受殺直臣名朕所以釋令復職也

戒

唐文宗太和二年親策制舉人昌平劉蕡對策曰陛下宜親骨鯁之臣遠刀鋸之賤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擅廢立之權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陛下誠能揭國家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天下治矣考官畏宦官竟罷不第李郃上疏請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

僖宗自黃巢之亂駕幸成都日與宦官同處左拾遺孟

昭圖上疏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九州四海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若天子與宰相了無闕疑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疏入田令孜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沉於蟇頤津聞者氣塞

宋哲宗時右正言鄒浩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復諫上立劉后有累聖德章惇詆其狂妄貶於新州

徽宗建中二年蔡京等怨臺諫論劾悉陷以黨事安置任伯雨等十二人於遠州自是朝廷無直言矣徽宗之

失國豈不宜哉

明成祖以陳諤爲刑科給事中諤彈劾不避權要奏事聲響甚洪上呼爲大聲秀才嘗以直諫觸禁上大怒命爲坎瘞之露其頂始得不死此豈人主求言從諫之道哉

仁宗洪熙元年翰林侍講李時勉羅汝敬俱以言事致爲御史尋下之獄時勉以時政遲飾條上二本上覽之怒命武士以金瓜撲之按仁宗懇惻求言改過不吝仁心仁政史不勝書而羅李之獄卒爲聖德之累惜哉

憲宗成化二十年妖僧繼曉貪緣用事上發內庫銀數十萬兩剏建佛寺刑部員外郎林俊上疏劾之上怒下俊錦衣衛獄張黻論救幷杖之兵部尚書王恕上疏曰人皆知建寺之非而不言獨林俊言之人皆知林俊之是而不言獨張黻言之今悉置之於法人皆以言爲諱設再有姦人誤國陛下何由而知之時內臣懷恩亦力諫曰自古未有殺諫臣者今殺俊將失天下心臣不敢奉詔於是俊黻並謫遠州

武宗正德元年呂翀戴銑王守仁等俱以言事下獄廷

杖之御史陳琳上言老臣不可不惜狂直不可不宥謫
廣東揭揚縣丞九年上因狎虎被傷閣月不視朝編修
王思具疏諫謫之十四年上欲巡視泰岱歷徐揚抵南
京下蘇浙浮江漢登武當徧觀中土繁麗時江西寧藩
久蓄異謀中外咸以爲憂大臣科道交疏諫不聽於是
翰林及諸部司屬連名上疏上大怒俱下之獄命錦衣
衛將舒芬等百有七人各杖三十黃鞏林大輅等九人
各杖五十時被杖死者陸震余廷瓚馮涇十餘人杖斃
屏棄元老戕殺諫職盜賊半天下而宗籓背叛幾致亡

國可不鑒哉

世宗卽位諸臣抗議典禮累年不決嘉靖三年以孝宗爲皇伯考何孟春等二百二十餘人跪伏左順門大呼諍之楊愼等撼奉天門大哭聲震闕上大怒逮下詔獄爲首者戍邊學士豐熙等一百八十餘人各杖有差病創卒者十有七人

穆宗隆慶二年科臣石星上圖政理以慰人心疏首言養聖躬鰲山之樂長夜之飲不可不節次言勤聖學親視朝廣聽納察讒譖疏入上怒杖之

法

虞帝舜詢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命九官咨十二牧而天下大治

晉悼公立使魏絳魏頡趙武為卿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是以能復霸

魏惠王謂齊威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

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泗上十二諸侯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路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故惠王有慚色

漢高帝置酒洛陽南宫謂諸將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不能

用此所以爲我擒也羣臣悅服

光武帝時江馮上言宜令司直校引司察三公陳元諫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王陛下宜勞心下士屈節待賢不可使有司察公輔之罪上從之

明帝初即位東平王蒼薦西曹掾吳良帝曰薦賢守州之職也不復考試即以爲議郎

昭烈帝攻劉璋取益州將董和黃權李嚴等皆璋所任用吳懿費觀等璋之懿親劉巴爲帝有宿隙帝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西州之民是以大

和

秦主苻堅知人善任信用王猛一歲中五遷官勳舊多嫉之樊世與猛爭論於堅前世欲起擊猛堅怒斬之以猛爲尚書左丞猛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秦民大悅猛嘗薦高泰於堅堅問以爲治之本泰對曰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眞未有官得其人而國家不治者也堅稱善

周祖宇文泰問蘇綽以政事臥而聽之綽陳爲治之要泰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即拜綽右丞綽省官員

置屯田爲六條詔書一曰淸心二曰敦教化三曰盡地利四曰擢賢能五曰卹獄訟六曰均賦役泰常置座右百司非通六條者不得居官又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以周禮定官制以府兵立軍政由是民富兵强關中大治

唐宣宗時黨項擾邊上欲擇帥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畢諴論邊事諴陳方畧上悅曰不意頗牧近在禁庭卿其爲朕行乎諴奉命招諭黨項平之

周世宗用魏仁浦爲相或言其不由科第上曰自古用

文武才畧為輔佐者豈盡由科第耶上於羣臣有過則面責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不畏其明而懷其德

宋仁宗以韓琦范仲淹為安撫經畧招討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朝廷倚以為重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天下稱為韓范帝銳意太平開天章閣引輔臣入對給以筆札范仲淹條陳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時

帝以富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弼陳安邊十三策帝悉
用之嘉祐六年上以司馬光知諫院光進三劄子其一
論御臣曰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曰任官曰信賞曰
必罰國家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途而授任
苟日月積久則不問人之賢愚而置高位資途相值則
不問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使
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爲守長
有勇畧者爲將帥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有罪
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則朝廷尊萬事治百姓

安四裔服矣帝深納之
理宗端平二年召崔與之參知政事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材自足供一代之用惟在辨其君子小人而已矣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逾於此帝嘉之
元許衡疏陳時務其二曰中書大要須俸祿以資仕者之養立銓法以紓失職之怨外設監以糾察汚濫中書管天下之務不勝其煩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又言人君以知人爲貴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

既不出此而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世祖嘉納之
明太祖敕中書省曰自古聖帝明王必得賢士大夫以
成至治自今有能上書陳言敷宣治道武畧出衆者具
以名聞若不能文章而識見可取許詣闕面陳吾將試
之又曰用人之道小大輕重各適其宜若委重於輕是
以栱桷而爲樑棟委小於大是以鍾庾而盛斗筲莫耶
之利能斷犀象斷石則鈌騏驥之材能致千里服乘則
蹶必處之得其宜用之盡其才可也
成祖即位開內閣於東閣門內以待詔解縉爲侍講黃

准爲編修諭以委任腹心至意專典機密尋以胡靖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胡儼共七人竝直文淵閣每日百官奏事退內閣大臣進呈文字商機密承顧問率漏下數十刻始退

孝宗信任劉大夏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大政大疑面與參決雖左右貴近元勳輔相有不與聞大夏亦不以告人葢誠同心一德之美也

戒

漢陳平謂高帝曰項王骨鯁之臣不過數人誠能捐數

爲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破楚必矣漢王乃出黄金四萬斤與平縱反間於楚項王果疑亞父等不任用之漢遂滅楚

唐明皇開元十三年上疑吏部選試不公奏試判將畢遽召入禁親決試判與競上言曰漢之賢相尚不對錢穀之問況萬乘之君而下行銓選之事乎陛下專任一已而不信用有司此非人君任人之法也

德宗初即位親任朝士張涉薛邕皆以文雅登朝繼以贓敗宦官日南牙文臣贓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

下邪上由是始疑朝臣而倚任宦者矣夫舜不以朝有
四凶而不舉元愷周不以家有管蔡而不封懿親德宗
失於一二人而悉疑朝士是因噎而廢食也
穆宗當食歎息恨無蕭曹韋處厚曰陛下有一裴度尚
不能留此馮唐所以歎漢文不能用頗牧也上善之
周世宗政事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而已高錫上書
曰四海之廣萬幾之衆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
之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爲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
爲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

刑獄陛下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

君尊而代臣職乎不聽

宋高宗以趙鼎都督川陝荊襄諸軍事鼎條奏便宜朱

勝非忌而抑之鼎上疏曰陛下昔遣張浚出使川陝浚

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

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今臣無浚之功而當此

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

明神宗以建儲事厭苦言官視臣下於是員缺不補

銓選不下百司庶府幾乎空虛閣臣葉向高言一官不

補即一事不治若一官兩攝又一事兩妨夫爵祿名器人主勵世之權如是因循苟且而求天工之不曠豈不難乎萬曆四十二年閣臣請補科道疏曰有人而不任之以職則失人有事而不付之於人則廢事諸臣待命經年拜官無日以不用不舍之身居不進不退之地上不能效職下無以資身使官聯日缺言路日虛皇上亦何利於此哉

知人

法

漢高帝謂高后曰周勃厚重少文安劉氏者必勃也後果克定諸呂之亂迎立文帝爲漢元勳

武帝欲立少子察羣臣中惟霍光可輔幼主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出入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上命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圖以賜光

隋文帝信用高熲罷免等短之帝親禮愈密謂熲曰公

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宋太宗以呂端爲相或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手札戒諭中書事必經呂端參酌乃得奏聞後眞宗之立太后欲立長宦官大臣陰輔之端臨時應變持正不屈遂奠天下於泰山之安太宗可謂知人矣

眞宗初王旦爲翰林學士嘗奏事退帝目送之曰爲朕致太平者必此人也後果爲一代賢相

神宗嘗語輔臣以求人才滿宗孟對曰人才半爲司馬

光邪說所悞帝不語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
光耶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
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慚懼
高宗用李綱爲右相綱進曰自古英哲之君惟其英故
用心剛足以涖大事而不爲小故所揺惟其哲故見善
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所間人君體此道者惟漢
之高光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願陛下以爲法
孝宗以黃治爲御史中丞治嘗奏云因言固可知人然
聽亦至於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壅

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其無悞上深然之

元世祖曰朕求賢三十年得一竇漢卿及李俊民又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爲一可謂全人矣按世祖論三臣之言其於知人之道蓋庶幾矣

戒

宋神宗任用呂惠卿司馬光諫曰惠卿憸巧非佳士帝曰惠卿進退明辨亦似美才光對曰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帝又問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帝不能用

徽宗用蔡京以亂天下崔鶠論之曰自章惇蔡京倡爲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困竭矣紹述造士而人材衰弊矣紹述開邊而天下大亂矣京罪尚可贖哉

高宗賜秦檜第親幸之賜銀絹錢各萬計綵千匹妻子孫婦皆加封爵又書一德格天之閣賜之夫古之聖君能屏去姦慝而高宗則寵貴之惟恐不至甚矣知人之難也

明憲宗時大學士萬安以諂媚固寵同官劉珝薄之安搆以飛語假俳優以中傷之迫令致仕而安寵眷如初啓事彭華以附李孜省得入內閣而王恕馬文升秦紘邢讓諸賢皆相繼斥逐憲宗臨御之末蓋殊昧於賢姦之辨矣

神宗末年是非混淆閣臣葉向高疏曰朝廷者臣下之紀綱威令所自出也言一事必決一事之從違毋因一事而滋盈庭之議言一人必斷一人之用舍毋因一人而開攀枉之門今皇上一切涵容無所可否當斷不斷

衆之使爭養之使鬬夫人主之明日月而威雷霆也日月之明以其常運雷霆之威以其迅速不遲不速毋以自傷其明而威殺頓乎

去佞

法

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孔子爲政執而誅之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故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仲太叔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何此皆小人之桀雄不可以不誅也

吳武陵蠻叛吳主權命潘濬擊之衛旌譖濬與蜀通權

曰濬不爲此也即封表示濬而免蔣官小國之主其用

人勿疑如此況於統一天下者乎

宋仁宗謂輔臣曰王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爲眞姦邪
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同惡時
稱五鬼姦邪險僞誠如聖諭

元祐五年熙豐小人爭起邪說以搖在位呂大防范純
仁欲稍引用其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蘇轍上疏曰君
子小人勢如氷炭同事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
必敗小人貪利忍耻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

則引退人臣不足惜所惜者祖宗朝廷也王巖叟進言於帝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此危亡之機也上深然之

明太祖命宋濂搜萃歷代姦臣之蹟編爲辨姦錄分賜太子諸王

孝宗卽位誅左道李孜省方士俱謫戍邊四川番僧悉追奪誥敕印信上素知太學士萬安諛佞上於宮中得

小儉一啓之皆房中術也若月安臣進上曰是豈大臣所爲乎遂黜之

戒

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對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是以亡也

上官靳尚楚懷王之嬖臣也尚善事王之幸姬鄭袖凡袖言無不聽者楚王欲殺秦張儀儀教尚謂袖曰秦王甚愛張儀將以六縣及美女贖之王重地尊秦秦女必

貧而夫人斥矣於是袖刃夜泣於王曰臣各爲其主耳王乃赦張儀而厚禮之後王爲張儀所欺客死於秦

趙悼襄王兵數困於秦復思廉頗使人視之欲用以爲將郭開者趙之佞臣也與頗素有隙遂多與使者金令毀之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王以爲老遂不召後趙卒爲秦所滅

漢元帝時中書令石顯傾邪擅權數譖周堪張猛等劉更生上書曰正臣進者治之表正臣陷者亂之機也執

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

陛下誠能廣收衆正杜閉羣小社稷之慶也後以顒等

譖堪猛皆免官

唐德宗信用盧杞後杞雖免官上心庇之陸贄極言杞

姦邪致亂上雖貌從心實不悅後與李泌論即位以來

宰相曰盧杞忠淸强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人

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此杞之所以爲姦邪也

宋徽宗初姦臣進紹述之說以排擊元祐諸賢鄧洵武

言於上曰陛下乃神宗子今相韓忠彥乃琦之子神宗

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更神宗之法是忠彥爲能繼父志而陛下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曰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帝於是決意相京而善人皆不見容自是以後王黼蔡攸童貫朱勔宵小乘權而國事大壞矣

明武宗即位嬖幸用事大學士劉健等曰憂在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干貴戚近幸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朝之公議而不恤上不能改

防微

法

漢李固以災異對策曰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人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臣所憂在心腹之疾非四支之患也順帝以固策爲第一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

唐德宗欲爲唐安公主造塔姜公輔表諫上謂陸贄曰造塔甚微非宰相所宜論贄曰凡論事當問理之是非豈計事之大小故唐虞之際主聖臣賢而慮事之微甚

矣微之不可不慎也

宋仁宗時司馬光進五規其一曰謹微夫宴安怠惰肇荒淫之根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諛辭啓倖佞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原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而日滋月盛遂至深固知此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帝深然之

富弼告神宗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窺測則姦人得以傅會當如天之鑒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

明太祖命學士朱升等修女誡諭之曰治天下者修身爲本正家爲先后妃雖母儀天下不可使預政事至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恐驕恣犯分上下失序夫內嬖惑人甚於鴆毒惟明主能察於未然卿等爲朕述女誡以示後世子孫使有所持守又嘗與侍臣論古今治亂曰嚴宮閫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私愛惟賢是用苟犯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近習職在掃除不假兵柄則無寺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

故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害藩鎮之設本以衛民
使財歸有司兵必待符而調豈有跋扈之變至於修武
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凌之患侍臣頓
首曰此誠有國之大訓萬世之明法也洪武三年著令
嚴宮閫內外出入之禁五年命工部造紅牌鐫戒諭懸
於宮中命禮部議宮官女職之制皆防微之良法也

戒

趙武靈王得吳娃愛幸之生少子何乃廢長子章封之
於代立何爲王自號曰主父及長子章與田不禮爲亂

李兌起兵距難因圍主父宮殺章及不禮主父餓死夫武靈王以强趙之君雄盖一世而終於見及者廢嫡立少也推原禍始止爲一吳娃耳溺愛衽席可不戒哉

東晉孝武帝嗜酒流連張貴人寵冠後宮時年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巳而醉寢清暑殿張貴人弑之女德無厭嫡亂無極此聖人所以正心脩身以齊其家也

唐明皇開元二年置左右教坊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號皇帝梨園子弟觀此則知明皇之侈心不

待天寶而已見其微矣

肅宗避祿山之亂駕至彭原上與張良娣博打子聲聞於外李泌切諫上乃潛令刻乾樹雞為子不欲有聲時明皇播遷肅宗越在草莽猶耽嬉戲後之受制張后宜哉

明武宗親狎羣小時霸州文安賊劉六劉七等嘗因內官家人混入禁中至豹房縱觀上遊幸之所後聚衆作亂流毒海內人君之一遊一豫不可不慎如此

穆宗即位胡應嘉疏言祖宗之朝射臨聽納今章奏僅

愆札牘上下竟爾厭遣左右收賂百奘滋與不可不防

其漸也上不聽

褒忠

法

周武王平殷封比干之墓殷人咸喜曰王之於人也死猶封其墓況生者乎

漢光武帝討隗囂校尉溫序為囂將所獲欲降之序以節檛殺數人乃啣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殺無令鬚汚血遂伏劍而死帝感以冢地拜二子俱為郎

公孫述纂位於蜀徵李業為博士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遂飲毒死又聘巴郡譙員員不屈賚貽不肯仕述

漆身爲癩佯狂避之任永馮信皆托青盲以辭徵命光武帝平蜀表李業之閭祠譙員以中牢徵用費詔任永馮信於是西土皆悅莫不歸心焉

唐初破隋隋堯君素不屈死之貞觀十二年詔嘉其忠節贈蒲州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

宋太祖代周指揮使韓通自禁中出將御衆禦之爲軍校王彥昇所殺太祖即位贈通爲中書令以旌其忠

高宗時李綱言靖康之難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劉韐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卹詔從之

孝宗淳熙六年錄趙鼎岳飛子孫賜以京秩

元泰定帝置諫議書院於昌平祠唐劉蕡

元余闕爲淮南行省右丞守安慶六年孤城血戰賊至輒敗去及陳友諒合衆寇來攻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城陷自刎妻子皆赴井死明太祖嘉闕之忠詔立廟於忠節坊命有司歲時致祭焉

洪武二年敕建元右丞余闕江州總管李黼祠肖像祀之

孝宗弘治元年科臣言前少保于謙功在社稷宜賜贈

謚廟祀上從之謚肅愍建祠聚所賜額曰旌功命有司
春秋致祭
穆宗初立詔先朝建言諸臣殉死者如楊繼盛等四人
應復職贈蔭諭祭廷杖死者楊玏等十三人應復職贈
蔭繫獄戍邊死者曹胄等三十八人應復職贈官出處
諸臣之孤忠勁節皆得表章於絲綸矣
熹宗時蘇茂相請錫錄方孝孺疏曰欲張國勢在固人
心欲固人心在獎忠義昔成祖之靖難比跡湯武孝孺
之死節同志夷齊夫捐軀致命之臣脰斷骨碎即宗裘

顯蔭於死者何有要以國家培植忠義一脉則郵錄諸典皆宜備舉以樹風聲上嘉孝孺忠烈特與祭葬命所在有司新其祠宇

戒

楚圍滎陽急將軍紀信乘漢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降以誑楚楚軍皆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楚殺紀信後漢論功行賞班齒且封侯而紀信無一爵之贈漢眞少恩哉

明成祖兵入金川門茹常等勸進遂卽位建文帝以册

聞翰林院文學博士方孝孺衰杖哭闕下聲徹殿陛成
祖授筆札命其草詔孝孺投筆於地上怒曰汝不顧九
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何上震怒命磔諸市宗族坐死
者八百七十三人五服之親俱盡旁及游黨鄭君貞等
門人廖鏞等上召御史高翔翔衰服入見語不遜上遂
族翔發其先人塚雜犬羊骨焚灰揚之夫諸臣精忠激
烈忠於建文即所以忠於太祖成祖不能容而殺之則
亦已矣乃誅及十族暴及朽骨此豈所以慰孤忠懲烈
哉比之太祖之祀福壽不及遠矣

報功

法

周武王大封功臣以師尚父為首賜履於營丘長為藩

輔

漢高帝大封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上在洛陽南宮望見諸將往往坐沙中偶語上患之留侯張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數窘辱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良曰今急封雍齒則羣臣人人自堅矣於是封雍齒羣臣皆喜曰雍齒尚為侯

吾屬無患矣

漢高帝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曹參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進曰蕭何轉漕關中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嘗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何功第一參次之上曰善乃賜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封鄂千秋爲安平侯

宣帝以遠方賓服思股肱之美畫功臣於麒麟閣圖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凡十一人

明帝思光武時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爲首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

秦王猛以路州功請以鄧羌爲司隸秦王堅曰光武不以吏事處功臣實貴之也羌有廉李之才其進號鎮軍將軍

唐太宗親定勳臣爵邑命陳叔達於殿下唱名示之淮安王神通班在房杜下爭功不服帝曰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與勳臣同賞耳諸將皆悅

貞觀十七年命圖畫功臣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於凌

煙閣

宋神宗元豐六年文彥博自河南入朝帝嘉其輔立英宗而不伐其功加兩鎮節度使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遣中使遺詩祖道當世榮之

明太祖敕中書省臣曰朕念諸將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覩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前勞深切朕懷其命有司立功臣廟於雞鳴山序其封爵爲像以祀之洪武二年功臣廟成凡二十有一人死者肖像祀於廟生者虛其位洪武三年設壇親祭戰沒功臣幷及

軍士且撫養其父母子孫俾食其祿羣臣莫不感動洪武三年官功臣庶子誥曰王者爵有功官有德爵分五等其世食祿者必宗子承之庶子則庶人也朕念昔與諸功臣立命於白刃之杪今朕有天下諸子皆封王爵而功臣庶子或無所依攸敍中書都府皆爵以流官按明太祖之報功臣崇其爵亞其祿矣復有山田之錫焉有佃戶儀仗戶守墳戶之錫焉賞延於世嫡矣復有庶子之爵焉子尚公主女爲王妃矣其選卿也復有造第之緡錢焉有葺先塋之鈔錠焉可謂周且厚矣厥後功

臣多不克終夫亦諸臣之居功亦有未盡善者歟

孝宗弘治五年詔以太廟配享功臣俱有大勳今其子孫有不沾寸祿與編氓伍者豈加恩與俾奉其祀於是錄用常開平等五人之後迨嘉靖中以開國元勳子孫宜與國同休詔封常開平之後玄成爲懷遠侯李岐陽之後沂爲臨淮侯鄧寧河之後繼坤爲定遠侯湯東甌之後佑賢爲靈璧侯而誠意伯孫瑜亦仍伯爵報功之典愈隆愈盛矣

戒

韓信對漢高帝曰項王爲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故其强易弱

周勃誅諸呂迎立漢文帝每朝上禮之恭常目送之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丞相功臣非社稷臣呂氏崩大臣共誅諸呂丞相適會其成功今丞相有驕主色而陛下謙讓主臣皆失禮史謂袁盎一言上誣高帝知人之明下啓文帝薄功臣之意異時逮捕廷尉囚於獄吏者皆盎一言啓之也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高季興入朝歸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則他人皆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後果敗

元順帝至正十四年丞相脫脫督軍討賊連戰大捷右丞哈麻與脫脫有隙諷御史劾奏脫脫出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以為已用半朝廷之官以為已隨詔削脫脫官尋殺之自是元亡矣

明正統己巳之變于謙以社稷為重選將練兵光輔帝室厥功非細英宗復辟徐有貞張軏等構成黨逆之獄

遂斬于謙王文等於市天下惜之

勤政

法

夏王禹一饋十起以勞天下之民天下安之

越句踐爲吳所敗反國後置膽於坐飲食必嘗膽身自耕作夫人自織折節下賢與百姓同勞苦二十餘年遂以其民伐吳報會稽之役周元王使人賜胙命爲伯諸侯畢賀

漢宣帝興於閭閻深知民艱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考試功能侍中尚書有異善厚

加賞賜至於子孫品式備具上下相安稱盛治焉

光武帝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帝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進用文吏明達政體故能身致太平

陳文帝起自艱難知民間疾苦每夜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刺傳更籤於殿中者必投籤階石之上令鎗然有聲曰吾雖眠亦令驚覺

唐憲宗與杜黃裳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爲互有得失黃裳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

莪夙夜憂勤故不敢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序明王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若秦始皇之以衡石程書隋文帝之衛士傳餐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勞也而所務非其道矣上深然之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宮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五代周世宗有削平天下之志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王朴獻策曰陛下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才恩德

誠信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斂以阜其民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則功無不成矣周主傾心任之

明太祖嘗退朝召宿衛武臣諭之曰朕祭元之奢逸日愼一日不敢驕怠自非犒軍士宴百官享勞之外更未嘗設宴爲樂爾等亦須勤身守法則身名常榮矣陶凱等請膳舉樂上曰人民未蘇將士暴露朕宵旰憂勤之不暇而可自爲逸樂哉不許上嘗語羣臣曰人之常情

每謹於憂患而忽於晏安不知憂患之來常始於晏安
也
成祖嘗御右順門謂侍臣曰朕即位以來每宮中秉燭
夜坐披閱州郡圖籍靜思熟計何處近罹饑荒當加優
恤何郡地迫邊鄙當嚴守備旦則出與羣臣詳議行之
近河南數處旱蝗朕心不寧遣使省視不絕於道如得
斯民小康朕之願也
世宗總攬權綱朝政肅然九卿庶屬奉公循法中官斂
畏無敢干百司事者上常黎明就寢及巳即興夜分至

五鼓猶覽章奏蓋誠英明剛斷之主也

戒

夏王太康逸豫滅德盤遊無度畋於洛水之表十旬不反厥弟五人作歌五章以怨之

魏明帝嘗卒至尚書門陳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帝乃還

夫王者憂勞萬幾而欲侵臣下之職此又勤政而不得其要者也

晉武帝平吳之後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常乘羊車

宮人競以竹葉插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后父楊駿用事勢傾內外何曾皆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聞經國遠圖後嗣其殆乎不再傳而西晉遂亡

北齊主緯寵狎羣小好自彈琵琶爲無愁之曲民間謂之無愁天子宦官參預機務官由財進獄以賄成周師破齊穆提婆等曰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爲齊主大喜酣歌起舞遂爲周師所滅

南漢主劉鋹性絕巧嘗以珠結鞍勒爲戲龍之狀極其

精妙宋太祖見之曰張能以智巧之勤移於治國豈至

滅亡哉

宋理宗末年怠於政事內侍董宋臣盧允升爲之聚歛以媚悅上意作芙蓉閣香蘭亭宮中進倡優傀儡以奉遊讌臺臣有言諫者帝宜諭削去謂之節貼後任賈似道進用羣小蠱惑帝心而國事益不可爲矣

元順帝以伯顏爲右丞相撒敦爲左丞相將有阿魯輝者言於帝曰天下事宜委宰相決之若躬自聽斷必負惡名帝然之由是深居宮中日以遊宴爲事矣哈麻又

陰進西僧伽璘真善祕密法帝皆習之行坊中運氣之
術以宮女一百六十人按舞名爲天魔舞所奏樂用龍
頭笛帝在位三十六年怠於政事國遂以亡
明神宗希御朝視事閣臣王錫爵言御朝之事天下臣
民與人主通者惟此一脈一刻臨御勝於百刻批覽面
決一事勝於手勅百言今上下成風馴致欺玩主權不
立朝政不淸職是故也萬曆末年政事日壅章奏日積
閣臣疏曰皇上以諸臣爲煩聒厭是持之愈堅拒之愈
力諸事悉從寢閣諸疏一槪留中夫其所催請者諸臣

之事乎抑朝廷之事乎催之而不報請之而不從其所

誤者諸臣之事乎抑朝廷之事乎始以因循之意擊明

作之功繼以疑二之心滋叢脞之獘竊恐朝政自此益

紊矣

務實

法

漢宣帝時諫大夫王吉上疏曰陛下將與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夫宣德流化必自近始陛下設誠漢宮與公卿大臣述舊禮明王制則可躋一世之民於仁壽矣

北魏以晉世以來文尚浮華乃命蘇綽作大誥宣示羣臣戒以政事仍命自今文章皆依此體

隋文帝不喜辭華詔公私文翰並宜實錄侍御史李諤

上疏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辭忽君人之大道守雕蟲之小技江左齊梁其弊尤甚連篇皆月露之形累牘盡風雲之狀文筆日繁政治日亂詔以諭所奏頒示四方

宋仁宗用司馬光知諫院光進務實規曰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國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近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過官之實也詢安危防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鬬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

之盛美無益也帝深嘉之

金世宗謂太子曰昔唐太宗謂高宗於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即授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夫君人者焉用偽爲受恩於父安有忘報於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

明太祖禁箋文頌美之辭曰朕平日務實不尚浮偽今後箋文勿以虛辭爲美也

神宗初張居正綜覈名實疏言當事者亂偈歲月不以實應即所敷奏徒爲文具請自今天下吏民所上封事

有事下四方郡國者令諸曹皆置紀籍月令科臣按之
設所在有不實心奉行詔旨者詔下所司治問責令對
狀上從之

戒

漢王成僞加戶口宣帝以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
餘口治有異等之效賜爵關內侯自是長吏多務虛名
以徼顯賞夫虛名者人臣飾主之術也實則聚歛而名
曰理財用實則掊克而名曰抑兼并實則附遝而名曰
討不庭而不知國家之亂恒自此起故有國家者務實

則益崇虛則損不易之道也

隋煬帝好夸大諸番來朝陳百戲於端門先命整飭店肆盛設帷帳珍貨充積諸番人過酒食不取其值紿之日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值諸番驚歎其黠者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爲

元順帝時星變屢見以世祖在位長久詔改元統三年仍爲至元御史李好文言襲其名而不蹈其實未見有益因言時弊不如至元者十事不報

萬世玉衡錄卷三終